

從檣置到剝製—— 清宮的動物標本收藏與展示

■ 余慧君

光緒三十四年（1908），以皇室樂善園為基址成立的「農工商部農事試驗場」，正式對外開放，或稱「萬生園」，是清國第一座包含動物園、博物館、博覽園等複合功能的中央級農事試驗場。本文的主題，即農事試驗場附設博物館。雖名為「博物館」，但與歐美集蒐藏、研究、教育、展示等功能於一身的自然史博物館尚有一大段距離。即使如此，清帝國第一座名義上的官方「博物館」，仍不失其歷史意義，因其建置與清宮過去較不為人知的動物標本展示觀念演變有關。清宮的動物標本主要分成兩類：檣置標本與剝製標本。前者奠基於傳統滿洲狩獵儀式下的動物皮毛陳設，展演大清帝國的主體性；後者則受到歐洲自然史標本蒐集與研究的影響，展演大清帝國的現代性，並間接促成了此博物館的誕生。¹

前言

光緒三十四年，在慈禧（1835-1908）的大力支持下，以皇室樂善園為基址成立的「農工商部農事試驗場」，正式對外開放，或稱「萬生園」，是清國第一座包含動物園、博物館、博覽園等複合功能的中央級農事試驗場。這是清國中央各行政單位官方章程中，組織名稱第一次使用了「動物園」和「博物館」，前者管理活生生的動物，後者管理動物、植物、礦物等自然史標本。

本文的主題，即農事試驗場附設博物館，由場內博物科負責管理，業務包括「製造學堂應用動植礦物標本、收集中外各種動植物標本、陳列各省農產物品農業器械、發賣各學堂農產植物標本」，²是一個製造與陳列動植物標本並農業展示的主題館。雖名為「博

物館」，但與歐美集蒐藏、研究、教育、展示等功能於一身的自然史博物館尚有一大段距離。即使如此，仍不失其歷史意義，因為是清帝國名義上的第一座官方「博物館」。

「博物館」在歐洲的出現，除了典藏並傳播知識之外，同時也被官方視為製造並維持帝國性、主體性、現代性的詮釋機構。而當「博物館」的概念在十九世紀後期輸入亞洲之後，先後被日本與清國複製而蔓延開來，也是基於其作為測度帝國性、主體性、現代性之政治功能。農工商部農事試驗場附設博物館，其建置與清宮過去較不為人知的動物標本展示觀念演變有關。清宮內既有的動物標本主要分成兩類：檣置標本與剝製標本。前者奠基於傳統滿洲狩獵儀式下的動物皮毛陳設，展演大清帝國的主體性；後者則受到

歐洲自然史標本蒐集與研究的影響，展演大清帝國的現代性。以下分析之。

展現帝國神武的猛獸檣置

在農事試驗場附設博物館成立之前，清皇室已有製作並陳設動物毛皮標本的傳統。十八世紀皇家獵場內的肉食性猛獸，被虎槍營勇士獵殺後，可能被造辦處工匠「檣置」在木模上，變成動物標本，進而展示在藏傳佛教祭殿內，作為帝國神武力量的象徵。此類標本是為了宗教信仰目的而存在，並非為了自然史知識而公開展示。

關於清王室猛獸檣置的記載，初見於康熙時期。康熙皇帝於二十二年（1683），西巡往五臺山，回鑾途中，在臺懷附近山林溪澗旁遇虎，康熙立即拉弓射箭，一發虎即斃，射虎處因而命名為「射虎川」，該虎虎皮被製作成標本「檣置」於臺懷菩薩頂寺中，以紀念康熙以聖王天子之尊「除民災」的神武事蹟。乾隆皇帝幾度西行經過射虎川，皆賦詩緬懷祖父在此殺虎的英勇事跡。

除了臺懷菩薩頂寺外，目前所知，乾隆朝時期雍和宮東配殿裡亦有熊虎等動物「檣置」標本陳設。根據乾隆四十年（1775）〈如意館〉《活計檔》，雍和宮東配殿的豹虎標本因為損毀，必須重新製作：

二十八日接得員外郎六格押帖一件，內開正月十一日雍和宮來帖一件，內開本處盪得雍和宮東配殿內呀慢噠噶佛前陳設之熊虎盪樣一座，虎一隻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舊虎槽朽不用，著如意館新做豹一對虎一對，其豹身與舊虎一般大，虎身著放大些，欽此。於本日接得員外郎六格押帖一

件，內開二月二十六日太監胡世傑傳旨，如意館現做虎一對豹一對，向造辦處要楠木匠成做，著仇忠信指示。³

根據以上《活計檔》的記載，大致可以想像雍和宮東配殿內的動物標本，是用楠木雕成熊虎身體模型，再包覆處理過的整張熊虎皮毛而成，頗似1905年鳥居龍藏（1870-1953）在滿洲調查過程中所攝之照片中，奉天清寧宮陳設的一對熊標本。（圖1）而乾隆時期新建的七處專門供奉藏傳佛教大威德金剛戰神呀慢噠噶（Yamāntaka 即文殊菩薩 Mañjuśrī）的祭壇內，即有四處陳設熊虎等猛獸「檣置」標本，包括永安寺善因殿、圓明園清淨地、圓明園舍衛城普福宮、安遠廟雅曼達噶壇等。這些檣置猛獸，與御用兵器戰袍等，一同供奉在呀慢噠噶佛的祭殿內。⁴

從鳥居龍藏拍攝的奉天清寧宮照片來看，清國的猛獸檣置標本與西方皇室剝製標本製作的觀念差異頗大。

檣置標本製作技術，和滿人大量使用北方動物毛皮禦寒的慣習有關，將毛皮鞣製後做成皮草大衣的概念，轉化為毛皮鞣製後鋪陳並固定在木模上，即可完成檣置。不管是



圖1 1905年鳥居龍藏拍攝於奉天清寧宮內部照片 取自東京大学総合研究資料館特別展示実行委員会編，《乾板に刻まれた世界——鳥居龍藏の見たアジア》，東京：東京大学総合研究資料館，1991，頁125。

皮草大衣或毛皮植置，都只是動物死後的毛皮遺存展示，而非西方自然史知識脈絡下呈現動物生前狀態的剝製標本概念，所以「植置」是頗精準的用語，就是「把毛皮置於植上」的展示手段。

而歐洲在蒐集、觀察、描述、紀錄、詮釋各類物種的博物學脈絡下，於十八世紀逐漸發展出成熟的動物剝製標本技術（taxidermy）。剝製標本展現動物死後卻栩如生的幻覺效果，除了滿足博物學知識的需求之外，也帶有以獵物炫耀社會地位的心態。但是歐洲剝製標本裡強調動物威猛的栩

栩如生狀態，似乎不是清宮植置標本的展示企圖。奉天清寧宮那兩頭熊皮植置，並非西方標本常見的熊立姿，而是以死後乖乖降伏的姿態展示著。筆者推測，乾隆自認是文殊菩薩（呀慢噠噶）的化身，「降龍伏虎」或「降妖伏魔」或許是在祭壇前展示熊虎植置標本時的隱喻。

植置熊虎的呀慢噠噶祭壇，除了少數皇室成員之外，唯有內廷供養的蒙古或西藏喇嘛們可以進入，定期為皇室舉行藏傳佛教消災祈福儀式，這使得「降伏」的寓意，不只有宗教性，也經由儀式過渡至現實政治場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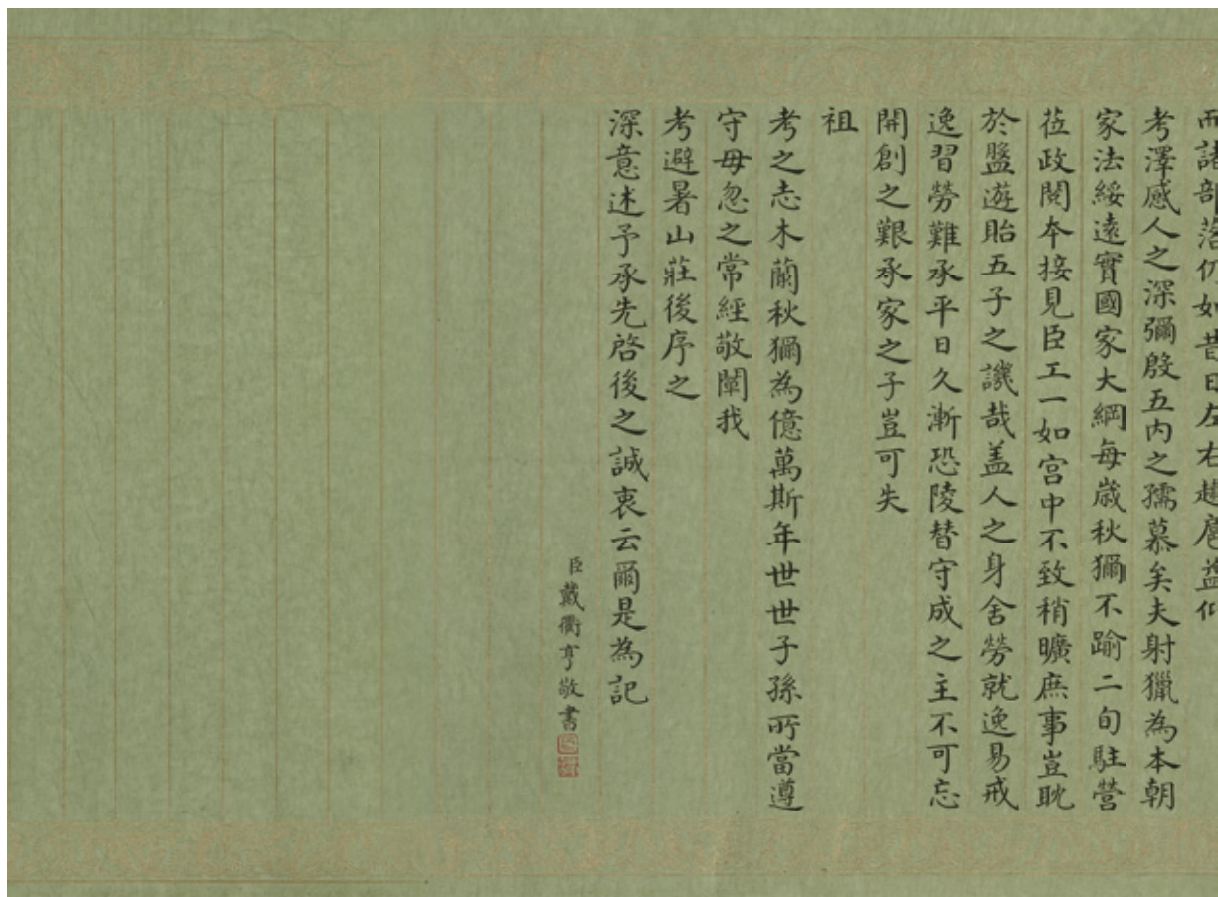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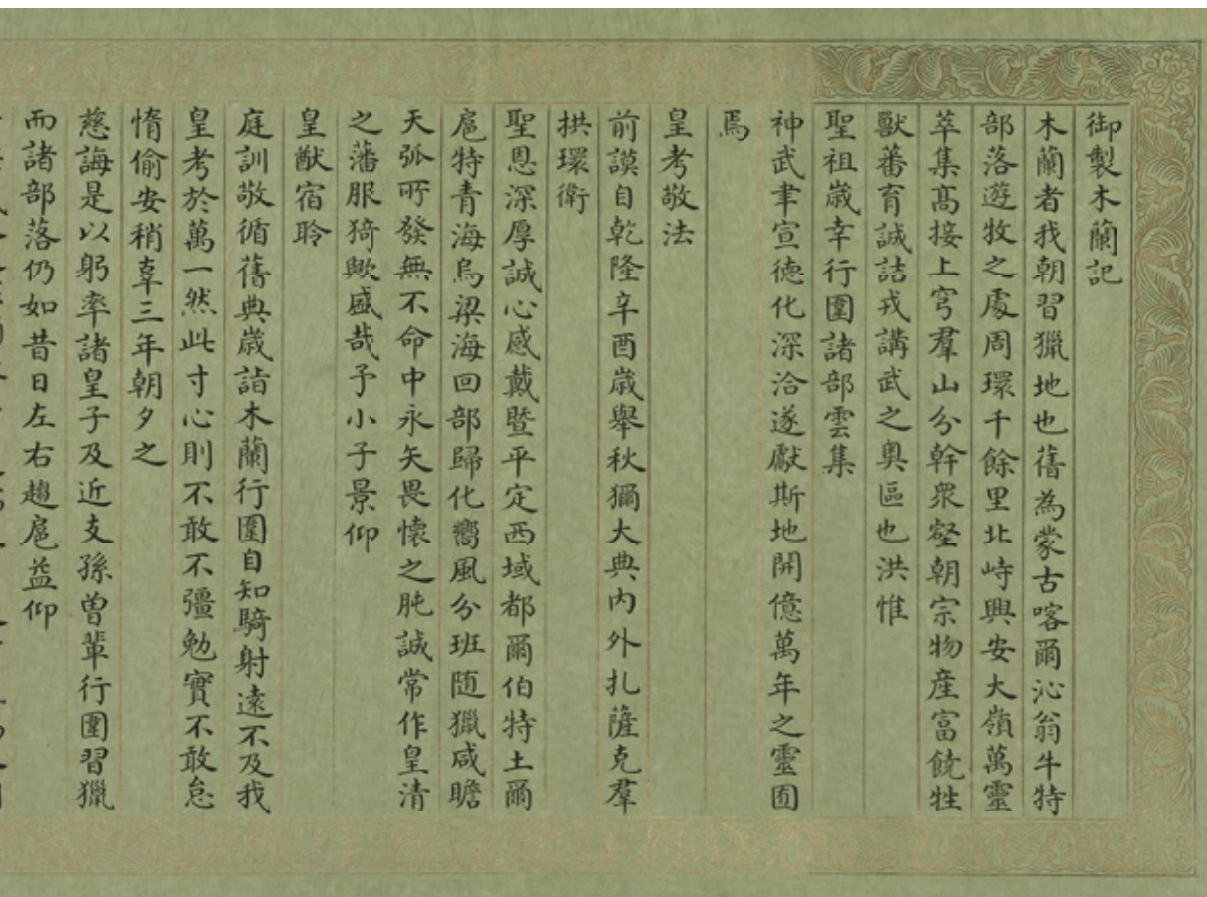
圖2 | 清 戴衢亨 乾隆木蘭記 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裡，象徵愛新覺羅皇室透過共同的佛教信仰穩定掌控著蒙古與西藏的王公貴族們。

再者，在尚未成為皮毛棺置前，熊虎等猛獸被擊殺的過程，也是重要的「降伏」儀式，即大清皇室年度例行的大狩行圍。

清皇室儀典中，大狩行圍表面上為畋獵，實質上是八旗部隊的軍事演習，在大清五禮中歸為軍禮。行圍依季節區分有兩種，一為年度春蒐儀式，舉辦地點為南苑，每一次南苑行圍，皇帝離開紫禁城大約十天左右；另一種為康熙二十年（1681）之後逐漸形成定制的秋獮大典，地點在熱河關外的木蘭圍場。

清帝每次木蘭行圍，從出紫禁城開始到回紫禁城為止，大約為時三個月，因為規模浩大，故非年年舉辦。（圖2）圍繞著春蒐秋獮的大狩，可說是「獵——養——殺」的猛獸觀演模式之循環。即木蘭圍場秋獮儀式中，虎槍營侍衛當場獵殺虎豹熊等猛獸；並且將生擒之虎熊幼崽，暫時置於京城虎圈裡飼養，開放給願意付錢並擁有恩准特權的大清臣民或朝貢使節們觀賞猛獸餵食秀；最後則是南苑春蒐儀式，虎槍營勇士將原本圈養於虎圈之猛虎，在儀式中進行困獸之鬥，以表演成功擊殺。



南苑在北京外城南郊，總面積比整個北京城還大。此處自元蒙古帝國都北京以來，即是皇家競技校獵場。苑內佈滿了森林、湖泊、濕地，以及各種野生動植物。對大清帝國而言，南苑是皇家園囿，訓練皇子們打獵騎射等武事，也是帝國武成的展演場。

南苑年度春蒐儀式的最高潮，是虎槍營勇士在眾目睽睽之下演示人虎近身搏鬥。根據吳振棫（1792-1870）《養吉齋叢錄》的記載，春蒐殺虎儀式，先以快馬將虎柙繩索解開，再以獵犬激怒猛虎，刻意使猛虎出柙，然後虎槍營侍衛迅速挺虎槍與虎近身搏鬥刺擊之，進行獵殺儀式表演，直至虎慢慢掙扎至死。皇帝會以白金或荷包獎賞頭兩位用虎槍刺殺老虎成功的勇士。⁵春蒐儀式上除了表演殺虎外，也以同樣模式擊殺豹、熊等猛獸。

然而，不同於人跡罕至的木蘭圍場，南苑地處京城郊區，內務府定期以人為方式獵殺肉食性動物以維持森林裡草食性動物的穩定數量，因此，要在南苑森林裡不經安排地「遇大獸」以便完整演出田獵大戲是困難的，因而衍生出長期圈養猛獸的「虎城」。紫禁城周邊的虎城有兩處，外虎城在圓明園，內虎城在東華門附近。每年春蒐典禮前，奉宸苑會事先將圈養於虎城內之猛虎移出，關在層層粗繩捆綁的獸柙裡，運至南苑晾鷹臺廣場前以備虎鬥儀式之用。

南苑春蒐儀式是一場有固定腳本的皇家戲劇演出，晾鷹臺則是劇場空間；虎城裡長期被囚禁的猛獸則是不得不上場的演員，與訓練有素的虎槍營勇士共同演出事前規劃好的「遇大獸」戲碼。觀者包括現場的大清皇帝、八旗侍衛、皇室成員、特別受邀的內閣

高級文官南書房詞臣等，這些支撐起帝國運作的核心人物。此外，當然還包括看不見的天地神靈，共賞虎槍營侍衛表演成功殺虎。

不過，十九世紀中期以後，南苑森林獵場已逐漸被租戶開墾為農田，進行農事生產，林地變成農地，野生動物數量驟減，無法行圍。到了光緒二十八年（1902）「南苑督辦墾務局」成立，讓旗民放領開墾南苑獵場成為農地，正式結束了南苑作為皇家園囿暨演武空間的祖宗之制，也結束了春蒐儀式中虎槍營的殺虎表演。

南苑從獵場逐漸成為農地的過程，凸顯了大清皇室與動物之間的權力關係，逐漸從「擊殺降伏」，轉變為「生養萬物」。而這樣的觀念轉變，可說是整座農事試驗場誕生的前提。

慈禧的「集靈囿」

以慈禧為首的清皇室，經過光緒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件的慘痛教訓後，重整旗鼓的進入預備立憲時期，在諸多新政政策中，為提升農業產量始設農工商部農事試驗場，為提升大清皇室的國際聲譽並展示現代性，因而在場內附設動物園與博物館。

事實上，慈禧對「博物館」並非一無所知，在她過去的執政經驗中，內務府奉宸苑曾經於光緒十三年（1887）完整接收了北京第一座自然史博物館，即位於蠶池口教堂的「北堂百鳥堂」，標本館藏總共 2,474 件，包括走獸、飛禽、海中珍奇、海中蟲介、中土蝶介昆蟲、外國蝴蝶蟲介、地中海螺螄、虎象熊骨、鳥卵、蟲蛇、獸角等。根據樊國樑（Pierre-Marie-Alphonse Favier, 1837-1905）主教所著《燕京開教略》一書內提供的木刻



圖3 | 北堂百鳥堂之鳥類標本 取自樊國樑，《燕京開教略》下編，北京：救世堂，1905，頁34-35。

版畫來看，北堂百鳥堂的動物標本應是栩栩如生的剝製標本。（圖3）傳說慈禧本人曾微服參觀過北堂百鳥堂。

北堂百鳥堂這批自然史標本，正是著名法國科學院會員、耶穌會教士及自然博物學家譚微道（Armand David, 1826-1900）收集製作的館藏。譚微道在中國各地進行物種考察，向歐洲自然史學界介紹的新發現特有物種超過百種，包括著名的大貓熊和金絲猴。他還曾透過偷偷翻牆觀察並買通守門士兵，將南苑著名的野生動物群四不像麋鹿介紹至歐

洲。「四不像」（Père David's deer, *Elaphurus davidianus*），是一種大角麋鹿，在乾隆時期的南苑數量非常多，卻不為歐洲自然史學界所知。直到同治五年（1866），譚微道意外於南苑見到此鹿種，千方百計取得皮骨遺骸，送到法國國立自然史博物館（Muséum National d'Histoire Naturelle），鑑定為鹿科新屬種，因而命名為 Père David's deer。自此之後，四不像鹿成為當時各國動物園積極蒐集的對象。

光緒十一年（1885），慈禧欲擴建西苑，

作為未來歸政光緒皇帝之後的退休住處。此擴建工程，包含與羅馬教廷協商之後，收回緊鄰紫光閣西苑外牆的蠶池口教堂（北堂），另撥西什庫地建新北堂。西什庫教堂興建完成之後，總理衙門於光緒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1887年12月8日）派員接收蠶池口教堂之建物與標本館藏，建造清冊之後隨即轉交奉宸苑接管，並呈御覽。⁶蠶池口教堂收回後，又徵收鄰近兩千餘戶民宅，全部納入西苑範圍內。在內務府奉宸苑檔案中，此整體新納入區域，命名為「集靈囿」。

為什麼慈禧要取得蠶池口教堂建物及附屬百鳥堂博物館標本館藏？奉宸苑於光緒十三年接收建物與館藏後，慈禧究竟計畫如

何使用？只是增加內府的西洋物件收藏嗎？是否曾經想要將集靈囿地區規劃成如法國凡爾賽宮改製成的巴黎植物園、動物園、自然史博物館等？還是另有打算？從筆者目前取得的檔案資料尚無法具體回答。不過，根據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謹擬集靈囿內添修洋式點景樓座亭臺房間等圖樣〉的樣式房畫樣，一直希望重修圓明園的慈禧，的確曾意圖將集靈囿仿建成圓明園西洋式皇家園囿，包括前有水法噴泉的海晏堂、黃花鎮、西洋門、孔雀籠等洋式建築之設計圖樣。對乾隆而言，圓明園不只是由西洋建築硬體集結成的皇家園囿，而是一座大型的、為收藏寰宇知識而存在的「萬園之園」。慈禧屢屢企圖重修於



圖4 | 清 愛新覺羅允禧 墨妙珠林（辰）冊 開耜田 國立故宮博物院

咸豐十年（1860）英法聯軍之役焚毀的圓明園，雖屢遭勸阻，仍計畫性的要還原乾隆收藏寰宇的祖宗基業。筆者推論，慈禧清楚知道，若要重建圓明園，不能徒有建物而空無奇趣收藏，必得要硬體軟體兼具，因此，於光緒十三年大費周章輾轉取得北堂百鳥堂動物標本館藏，很有可能是慈禧圓明園復原計畫之一。

然而，隨著整修三海工程使得內務府財源吃緊，以及庚子事件西苑遭到嚴重破壞，原蠶池口教堂建物亦被拆除，而奉宸苑接收的那批百鳥堂自然史標本不知所蹤。迫使慈禧最終放棄以乾隆圓明園為藍圖的集靈園計畫，空留設計構想圖。即使如此，北堂百鳥

堂的系統性物種標本蒐集與公開展示之概念，卻有可能做為慈禧支持農事試驗場博物館規劃的認知前提。據說慈禧參觀農事試驗場時，曾親見剛習藝不久的剝製名家劉樹芳製作喜鵲標本，並指示「日後園中凡有鳥獸鱗介亡斃者，爾等皆剝製標本，陳之於室以供眾人遊覽」。⁷

雖然，以圓明園為設計藍圖的西苑集靈園從未完全實現，慈禧於光緒十六年（1890）曾指示內務府於集靈園內設置小型絲綢織造工坊，稱為「綺華館」，此館一直運作至清末。這個看似微不足道的工坊，或許可以解釋慈禧在大清國的雙重角色扮演。一直以來，西苑豐澤園有皇帝行躬耕禮的耜田（圖4），



〈開耜田〉 局部



圖5 | 清 愛新覺羅允禧 墨妙珠林（辰）冊 親桑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亦有皇后行親蠶禮的先蠶壇。（圖5）事實上，慈禧不曾身為皇后，並未履行過皇后親祭先蠶大典，咸豐時期（1851-1861）的親蠶禮，皆由慈安皇后履行。不過，當慈禧同時扮演著皇太后與實際執政的一國之君角色，在考慮民生問題時，可能不只要「親蠶躬桑」，同時也要顧及「躬耕帝藉」，集推廣「耕」「織」任務於一身。

經歷庚子西狩出逃慘劇之後，慈禧更確立自己身為大清國實際統治者的身份，扛起新政大蠶主導變法，不再躲躲閃閃以垂簾聽政方式圈限於皇太后的西苑內，而是擴大「藉

田」概念於禁園之外，於北京城外的樂善園成立農事試驗場，園內多處景點皆慈禧親自命名，包括「暢觀樓」、「自在莊」、「幽風堂」等。而農事試驗場內亦有一座新設立的蠶桑館，包含「分蠶室、繅絲室、切桑室、器械標本陳列室」，⁸可視為集靈囿「綺華館」的公開版本。

結語

農工商部農事試驗場成立之前，內務府負責的皇室春蒐秋獮儀式已於十九世紀中期完全廢止，皇室成員與動物不再同臺搏鬥演

出；南苑圍場官地亦逐一放領給旗民作為耕地生產之用，京城內的皇室動物圈養機制逐一廢止或即將走近尾聲。在預備立憲的政治語境下，農事試驗場之於女性領袖慈禧，或如南苑圍場之於帝國歷來的男性領袖。南苑圍場曾是京城附近清皇室管轄的最大野生動物園囿，很有潛力轉型成現代的公共動物園。但後來因為內務府管理策略改變，野生動物大量減少，最後全面放領開墾，成為農墾區，南苑就此消失。而此「動物園囿／農墾區」結合的概念，在慈禧太后主導晚清新政過程中，以樂善園場域進行全新嘗試，建構農事試驗場，成為「觀稼勸農」、「導民善法」的「萬生園」。

慈禧身為女性帝國領導人，並不允許如

大清皇帝般，親自執行祭天祭地的豐產祭儀，但是她晚年贊助並時常視察的農事試驗場，某種程度上，成為其專屬的政治舞臺：以馴養繁衍代替追蹤獵殺祭祀並犧牲，以全民皆可購票入場的公共園囿代替皇室八旗與蒙古王公子弟的專屬獵場。如果，乾隆自認為文殊菩薩／大威德金剛之化身，可降伏惡魔猛獸以護善眾生；那麼，自認是重入世間聞聲救苦自在如來觀音菩薩的慈禧，的確需要創造一套不同於盛清時期帝國／動物、天朝／藩屬之間的觀演場域，脫離帶有擊殺降伏象徵意義的大狩儀式，以萬生園為全新的皇室形象傳播媒介，展演「生養萬物」並「滋養萬民」的古典政治修辭。

作者為國立東華大學藝術創意產業學系副教授

註釋

1. 本文內容節錄改寫自余慧君，〈從皇家靈囿到萬生園——大清帝國的動物收藏與展示〉，《新史學》，29卷1期（2018.7），頁1-57。
2. 葉基禎，〈本場章程〉，《農工商部農事試驗場報告第一期》（北京：農工商部農事試驗場，1909），頁26。
3. 乾隆四十年各作成做活計清檔，收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冊38，乾隆四十年二月二十八日〈如意館〉，頁6。
4. 王家鵬，〈清代皇家雅曼達噶神壇叢考〉，《故宮博物院院刊》，2006年4期，頁98-121。
5. （清）吳振棫，《養古齋叢錄》，（北京：北京古籍出版，1983，童正倫點校本），卷16，頁177。
6. 〈本月三十日午刻派員往收蠶池口教堂由〉、〈具奏收回蠶池口教堂——摺恭錄硃批抄錄原奏知照由〉，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檔案》，館藏號01-12-024-03-017、01-12-024-03-024。
7. 吳崢嶸，〈標本名家劉樹芳及傳人〉，《世紀》，2009年2期，頁48-52。
8. 葉基禎，〈奏章恭錄〉，《農工商部農事試驗場報告第一期》，頁5。